

同名电影获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第16届东京FILMeX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入围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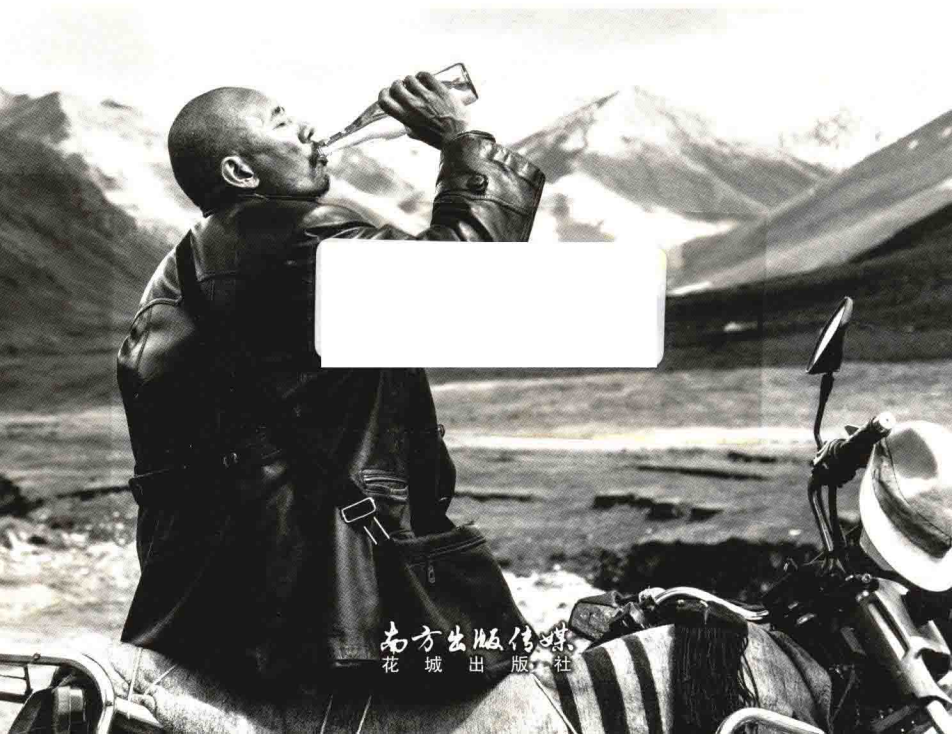
万玛才旦

塔洛

才旦



万玛才旦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万玛才旦

塔洛

万玛才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塔洛 / 万玛才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360-7941-0

I. ①塔… II. ①万…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5456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 划：朱燕玲
责任编辑：孙 虹 夏显夫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刘红刚

书 名	塔洛 TA LU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 1插页
字 数	135,000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站着打瞌睡的女孩 / 1

流浪歌手的梦 / 30

诱惑 / 48

岗 / 70

塔洛 / 91

普布 / 116

第三年 / 164

艺术家 / 172

我想有个小弟弟 / 184

黄昏·帕廓街 / 201

站着打瞌睡的女孩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那时候，我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来念去的。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没有一个大学生，我们村里的人总是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成为咱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那时候，我的父母已经为我的将来骄傲了。

那时候，我自己也为自己的将来骄傲着。

那时候，我记得我写的作文的第一句话总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从报纸上学来的，还是从老师嘴里听说的。

那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文题目总是大同小异，也不用多想，就写下开头的那几句话。

直到彻底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成了一名初中生，我的作文开头的第一句话也完全地变了。我记得语文老师第一次布置的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我记得那篇作文我写得很感人，在班上念的时候，也感动了很多同学。下课后，老师问我你写的这件小事是不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说这

不是真实发生的，这是我瞎编的。老师就有点失望，说以后写作文不能胡编乱造，一定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初一开始，我就迷上了看小说。三年下来，大概看了几十本小说。初三毕业时，我的数理化一塌糊涂，基本上没有一门及格的。初中也差点没能毕业。班主任老师说我们再怎么培养你，你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劝我不要再念了。我听了班主任的话，没再继续上学，就此停止了学业。这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没能成为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令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失望，更令我的父母很失望。

回到村里后，很多人找我替他们给远方的亲戚写写信、给上级某个部门写写报告什么的，因此我也在村子里有了一些名声。真正让我在村里名声大振的是，有一年公社干部来我们村里推广改良羊，带来了两只新疆的种羊，放到我们村里那些母羊中间，几个月之后产下了很多奇形怪状的小羊羔。我把这件事绘声绘色地写成一篇报道寄到了省上的报社里，很快就被发表了，在寄来八毛三分钱的稿费的同时，还给我寄了一张证书，上面写着“本报特约通讯员”的字样，还赫然盖着一个红色的公章。没过几天，公社的秘书也来到我们村，说公社书记很器重我，没想到咱们这儿也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村里人很快对我刮目相看了，说这个家伙将来肯定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很多人家主动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我。我的父母又开始为我骄傲了。

但是我最终也没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几年后的一天，有人来找我。那时候公社已经不叫公社

了，叫乡；大队也不叫大队了，叫村。来找我的那个人是乡上的秘书，就是原来公社的那个秘书。他是开着乡上的那辆破吉普车来的。

秘书对我说：“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做。”

我看着秘书说：“什么事？”

秘书说：“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我问：“到底是什么事啊？”

秘书严肃地说：“咱们现在的书记你知道吧？”

我说：“我不知道。”

秘书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连自己的父母官都不知道啊？”

我确实不知道，就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就是以前咱们公社的书记，还夸过你是个人才呢！”

我知道是谁了，就说：“噢，我知道了。还没换吗？”

秘书说：“咱们的书记工作能力那么强，怎么可能随便换呢？”

我说：“我还没见过咱们的书记呢？听说很胖是吗？”

秘书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哎，你这人！胖是人家富态，你想想看，要是个瘦得像猴一样的家伙当我们的书记，那不被人家耻笑死吗？”

我有点烦他，就说：“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他很认真地说：“是这样的——”

之后，他又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先不说了，你到时就

知道了，现在跟我走吧。”

我说：“你不说我就不走！”

秘书说：“就是咱们书记的事。”

我说：“书记的什么事？”

秘书说：“走吧，又不是带你去上刑场。”

我问：“你这样我不放心。”

秘书说：“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安排好了。”

我还想问什么，秘书指着我的脸说：“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就是你的父母也不能知道。要是别人知道了这事，到时我会找你算账！”

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怎么可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秘书说：“总之，这件事你就不用过问太多，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成就是了。现在跟我走。”

一听到这话我就没再多问什么。

秘书费了好大的劲才发动了那辆破北京吉普，他和吉普车都发出了老牛喘气似的声音。

那辆吉普车平常是书记的专车，所以看见我坐在了那辆吉普车的副驾驶的位置，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很惊奇，一个中年男人甚至跑上来把头伸进车窗问：“你是不是就要成为国家干部了？”

秘书显出很看不起那个人的样子，把他的头从车窗里推出去，说：“走开，走开，我们有重要的事！”

说着，秘书就发动吉普车往前开去了。

我听见那个中年男人还在后面喊：“你要是成了国家干部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啊！”

后来我听说我被北京吉普拉走后，村里很多人去问我的父母我是不是成了国家干部了，父母说不知道，还惹得很多村民不高兴了呢。

我被秘书直接拉到了县上的一所学校门口。

我们下车后，秘书把我拉进了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有一些人走来走去的，秘书对着那些人笑，那些人也对着秘书笑。

我和秘书就坐在了一排教室旁边的一棵树下的阴凉里。

那天的天气很热，教室的窗户都开着。

我问秘书为什么在这儿，他也不说。

秘书说他出去买两瓶汽水回来，让我在这儿等着，不要走开。

秘书出去没多久，从窗户里飞出了一块被揉成一团的纸。

那团纸正好掉在了我前面不远处。我看了看，没理它。

秘书很快就回来了，一手拿着一瓶汽水，右手那瓶已经喝了一半了。

他把左手那瓶递给我说：“喝吧，喝吧，太凉快了！”

我接过汽水，一口喝掉了大半瓶。

秘书突然发现了前面不远处的那团纸，指着说：“这是哪来的？”

我说：“从对面的窗户里飞出来的。”

秘书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说：“说什么？”

秘书说：“说从窗户里飞出了这团纸啊！”

我固执地说：“为什么？”

秘书瞪了我一眼，就拿起地上的那团纸，扔掉手里的瓶子，拉起我说：“走。”

他把我拉进了一间老师的宿舍里。里面的办公桌上堆着很多作业本。他把那些作业本推到一边，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郑重其事地打开了那团纸。

我看见那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一件小事”。

我问：“这是什么？”

秘书说：“这是个作文的题目。”

我问：“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秘书说：“写个作文。”

我说：“为什么？”

秘书说：“不要问为什么了，会写吗？”

我说：“当然会写，念小学时就写过。”

秘书说：“那就写吧，写个一千字就可以。”

我看着秘书，不太明白的样子。

秘书说：“一个小时之后我来拿。”

说完把自己的手表放在了我前面的桌子上，出去了。

没过一分钟，他又开门把半个脑袋挤了进来，说：“好好写，一定要写好！”

我怕他烦我个没完没了，就说：“好，这个好写。”

他就把脑袋从门缝里给收走了。

我就开始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个东西。

我脑子里除了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就按我记得的样子，把蹦出来的那些字写在了纸上。半个小时就写完了。我看时间还早，就开始数数。

我数了一遍是一千一百一十六字。我又数了一遍，还是一千一百一十六字。

我没数第三遍。我又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

这时，秘书进来了，说：“快写完了吗？”

我说：“早就写完了，等着你呢。”

秘书说：“没想到你写这么快，再看一遍吧。”

我说：“不用了，已经看过了。”

秘书说：“这次这个作文非同一般。”

他让我有点烦，就干脆说：“我只能写到这个样子了。”

他又问我：“多少字？”

我说：“一千一百一十六字。”

他说了声“好”，就拿着稿子走了。

中午，秘书说带我去外面的一个饭馆吃饭。

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但他没有点菜。

我说：“我们吃点什么吧，我有点饿了。”

他说：“再等一会儿。”

我就要了一个馒头吃。他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快吃完那个馒头时，来了一个女孩，大概十六七岁的

样子。秘书见到她赶紧起来给她让座。

女孩却站着说：“咱们随便吃点什么吧，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秘书赶紧说：“好好。”

女孩仔细看了我一眼，说了声“你们点完出来，我在外面等”，就出去了。

秘书在点一些随便吃的东西。我有点生气，说：“怎么，不在饭馆吃了么？”

秘书说：“中午就随便吃一点，晚上再请你吃好吃的。”

说完也不等我的回答，提着东西出去了。

女孩在一块树荫下面等我们。

秘书走过去，从包里拿出一些吃的让女孩吃。

秘书也拿出一些吃的让我吃。我没吃，他就自己吃起来。

女孩一边吃一边看着我说：“你怎么不吃啊？”

我说：“我吃过了。”

女孩说：“你吃了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我吃了个馒头！”

女孩就瞪着秘书说：“你怎么就只让他吃了个馒头？”

秘书赶紧说：“本来是要一起吃饭馆的，怕你时间不够，就没吃嘛。”

女孩说：“噢，原来是这样啊，晚上咱们吃好吃的。”

我没太理他们。

女孩吃了一点之后，对我说：“今天的作文是你写

的吧?”

我说：“是我写的。”

女孩说：“写得太感人了，我觉得这次我肯定能考上。”

我莫名其妙地看看女孩，又看看秘书，问是怎么回事。

秘书这才说：“她是咱们书记的女儿，今年考大学。”

我一脸茫然的样子。

女孩看看我，又看着秘书说：“我还以为他知道呢！”

秘书说：“为了保密起见，我就没跟他说明。没事，他就是我们乡上的。”

女孩这才看着我说：“你写的那篇作文太好了，我抄着抄着都感动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继续说：“我抄着抄着，还掉了几滴泪，忍不住用袖口擦，监考老师看见了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被自己写的作文感动了。监考老师就笑着说那你写的作文一定很好，赶紧擦干眼泪写吧。”

说完，她就笑了。

我和秘书也看着她笑了。

她又看着我问：“你写的那件事是真的吗？”

我说：“我的小学老师也问过这个问题。”

她说：“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说不是真的，是我瞎编的。”

她说：“哦，我还以为是真的呢，不过真的挺感人的。”

秘书也想说什么，她就说：“你们就聊一会儿吧，我要

打个盹。”

说完就靠着后面的树睡着了，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秘书看着我有点奇怪的样子，就说：“咱们书记的女儿有个奇怪的习惯，中午到了这个点上就要打会儿盹，而且不用躺着，站着就可以。”

我用奇怪的眼神再次看了一眼女孩。

大概过了十分钟，女孩就醒来了，说：“好了，我得去考试了，咱们晚上去饭馆吃好的。”

那天下午，我有点急事回了村子，没能和秘书、女孩一起吃上那顿饭馆里的好饭。

回去之后，我写的那篇叫《一件小事》的文章的内容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凭着记忆把那篇文章写在一个作文本上，寄给了报社。

过了一个月，乡上的秘书找我了。

他问我：“你是不是给报社投过一个稿子？”

我犹豫了一下说：“投过。”

秘书说：“昨天报社的给乡里打电话，让我们问问你，你写的是真的事情还是假的事情？”

我说那是我瞎编的，没说是假的事情。

秘书说：“我知道了，你写的是假的事情。”

秘书又说：“报社的也没说你写了什么。你写个什么？”

我说：“随便写了个东西。”

他没再问什么。

他给我带了一包烟，我打开点上一支说：“你什么时候

请我去县上的饭馆吃顿好吃的啊？”

秘书笑了，说：“你这家伙，你还记着那事啊？”

我也笑着说：“我还记得那个中午我饥肠辘辘只吃了一个馒头。”

秘书就笑，说：“到时一定补上，过段时间我一定开着乡上的北京吉普接你去县上吃顿好吃的。”

我看着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他说：“怎么？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说：“不是不是。”

他要走时，我从我家门口的鸡窝里掏出几个鸡蛋给他带上。

给他鸡蛋时，我问他：“那个女孩后来考上了吗？”

秘书说：“什么那个女孩，你应该说咱们书记的女儿。”

我就笑着把鸡蛋塞到了他的兜里。

他说：“她考上了，现在在省城的一所大学上学呢。书记很高兴，书记说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我就说：“好事，好事，上大学是件好事啊。”

秘书说：“你写东西这么厉害，你怎么就没上大学？”

我说：“上大学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下辈子的事了。”

秘书莫名其妙地笑着。

我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秘书又很认真地说：“那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是得保密啊。那件事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咱们得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报纸。我在上面的文艺版上找到了我寄出的那篇稿子。我看见在标题“一件小事”后面的括弧里写着“小说”两个字，右下角还有我的名字。我突然觉得变成铅字的这些密密麻麻的东西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

没过两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秘书也开着北京吉普接我来了。

他一见我就说：“恭喜你的小说发表了，书记也很高兴，特意让我过来祝贺你，还让我带你去县上的饭馆好好吃一顿。”

我问：“我那个真的算小说吗？”

他说：“上次我来问你你写的是真的事情还是假的事情，你说你写的是假的事情之后，我就知道你写的是小说了。”

我说：“我没说我写的是假的事情，我说是我瞎编的。”

他说：“都是一个意思，小说就是瞎编的，写的就是瞎编的事情。”

我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

秘书也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小说的题目怎么觉得那么熟啊？”

我说：“是吗？”

秘书说：“是啊。”

我说：“你想不起来吗？”

秘书说：“实在想不起来。”

我说：“鲁迅也有一篇叫《一件小事》的小说，你可能是说那个吧？”

秘书马上恍然大悟地说：“噢，就是那个，我还背过那个小说呢！不过已经不记得那里面说什么了。”

我笑着说：“那里面就写了一件小事。”

村里的很多人也知道了这件事，又看着乡上的秘书开着北京吉普来接我，就更加好奇了。上次那个中年人把脑袋塞进车窗里说：“这次你是不是真的成了国家干部了？”

我笑着说：“我没有成国家干部，我有个文章发表了在省上的报纸上了。”

那个中年人说：“发表？什么是发表？”

我说：“就是说省上的报纸上有我写的一篇文章。”

那个中年人更加兴奋地说：“那比当国家干部更厉害了，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我随口说：“十块钱。”

中年人说：“我不相信。”

我说：“就是十块钱，我没骗你。”

中年人说：“那太少了，太少了，应该多给点！”

秘书把中年人的脑袋推出了窗外。

这次，秘书真的把我拉到县上的一家饭馆里吃了一顿好饭。

一个月后，我真的也就只收到十块钱的稿费。

又过了一个月，乡上书记的女儿来我们村里找我了。